

洪战辉事迹学习资料汇编

宁波市高等院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教育局高校办

编印

二〇〇六年三月

1253.7
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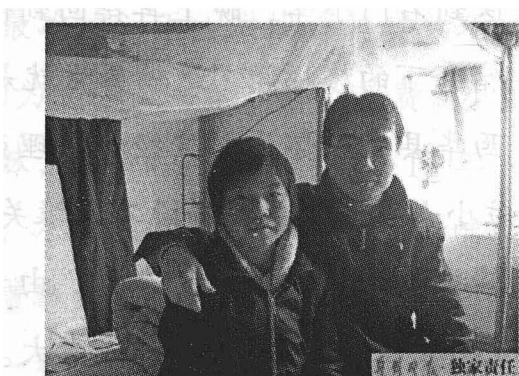
编者按：洪战辉，2005 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湖南怀化学院的一名学生，家境穷破，父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母亲离家出走。12 年前，父亲捡来一个弃婴。他一边照顾犯病的父亲，一边将这位捡来的妹妹一手带大。回首 12 年来携妹读书的辛酸故事，洪战辉说，“苦难的经历并不是我们博取同情的资本！奋斗才是最重要的！”

为深入学习洪战辉同学不畏艰难、勇于挑战、自强不息、敢挑责任、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挖掘大学生身边的“洪战辉”，进一步激发广大学生自立自强、勤奋学习、立志成才，我们将与 4 月中旬“学习洪战辉——大学生先进事迹”评选。为配合这项活动，我们编印了洪战辉同学事迹录小册子，以供广大学生参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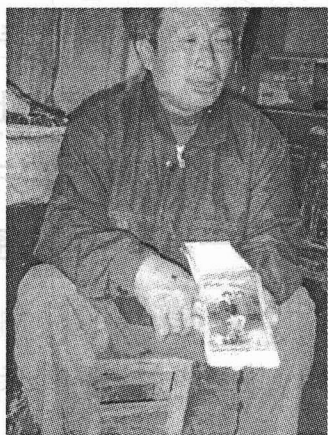
目 录

- 1.河南大学生带着捡来的妹妹求学 12 年[组图]
..... (1)
- 2.只要脊梁不弯,就没有扛不住的大山 (33)
- 3.带妹求学大学生:接受捐款会让我丧失自立
..... (48)
- 4.洪战辉谢绝捐助背后的生活支撑 (59)
- 5.感动中国 2005 年度人物获奖者“洪战辉”
颁奖词 (67)

河南大学生带着捡来的 的妹妹求学 12 年[组图]



小不点学会了做饭,如果有时候哥哥出去推销东西,回不来,她就一个人做饭然后等哥哥回来吃,不论夜多深。



拿着自己孩子的照片,洪战辉的父亲给记者讲述兄妹两人的感人故事。

张锡磊 / 摄

核心提示：在湖南怀化学院的校园内，每天早上一位 23 岁的男生，都会用自行车，把一个 10 多岁的小女孩送到石门小学，晚上再接回到他们的住处——男生宿舍下的楼梯间。这位男生就是 2003 年从河南省西华县考入怀化学院经济管理系的洪战辉。而那位小女孩和洪战辉并没有血缘关系，是犯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捡来的弃婴。由于母亲离家出走，这位捡来的妹妹，由他一手带大。从洪战辉读高中时，他就一直把妹妹带在身边，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年幼的妹妹，靠做点小生意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如今已经照顾了 12 年。

一直没有穿棉衣的洪战辉穿上了毛裤，看着一个小女孩做作业。洪战辉其实并不想穿这么早的棉衣，因为这将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12 月 4 日中午，连续几天的冷风吹过，难以阻挡的一股冰凉如锥子一样穿透着人的每一个毛孔。

在湖南怀化学院的一个宿舍楼的楼梯间里，

一直没有穿棉衣的洪战辉穿上了毛裤，看着一个小女孩做作业。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洪战辉其实并不想这么早穿棉衣，因为这将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小女孩是洪战辉的妹妹，12年前捡来的妹妹。12年的岁月并不算短暂，小女孩已经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学生；12年的岁月也不算漫长，洪战辉用一种纯真的兄妹之情照顾着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妹妹。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东夏镇洪庄村，这是一个普通的豫东平原上的小村庄，一条土路通往3公里远的镇上，是西华县偏远的地方。镇上离县城有30公里，被一条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连结着。

1982年，洪战辉就出生在这里，在他12岁之前，和众多农村的男孩子一样，有着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他共同组成的家庭生活，尽管艰苦但也很幸福。可突然有一天，他

的生活改变了。

1994年8月底的一天中午，一向慈祥的父亲从洪战辉的姑母家帮助干活回来，突然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他瞪着眼睛，任何人都阻挡不住他砸碎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小战辉和弟弟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样子，恐惧的站在门外，目不识丁的母亲根本劝不住父亲的举动，和尚不谙人事的妹妹蹲在门旁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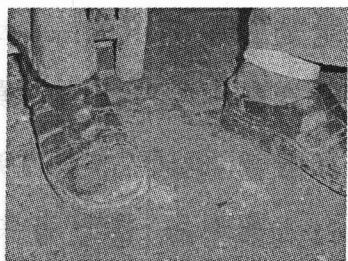
最可怕的一幕出现了，父亲突然抢过妹妹，母亲哭叫着来抢女儿，被父亲一脚踹倒在了地上，然后将妹妹高高地举过头顶，狠狠地摔了下来。

妹妹死了，父亲疯了……12岁还是一个孩子洪战辉的天空就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轰然倒塌。洪战辉趴在已经骨折的母亲身上号啕大哭。弟弟懵了，甚至忘记了哭。

周围的亲友来了，他们帮忙把战辉的父亲和母亲都送到了医院。照顾住院的父亲、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弟，12岁的洪战辉稚嫩的肩膀上开始肩

负了家庭主人的责任,3个月的时间,洪战辉医院、学校、家里三点一线,不分白天黑夜,风雨无阻,三个月的艰辛,让洪战辉长大了,艰辛的付出终会有回报:母亲出了院,父亲间歇性精神病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可家里也负债累累,但毕竟生活又重新回到了平静。

“不管怎样,我不送走这位小妹妹了……你们不养,我来养着!”洪战辉给她起名为洪趁趁,小名“小不点”



这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是中国传统小年的日子。
洪战辉父亲腊月穿的鞋子

一早起来,洪战辉就没有看到父亲,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间萦绕在头顶,他忙告诉母亲。即将过年了,是不是父亲的病又犯了?是不是父亲又出去惹事了?母亲急了,母子俩满村的寻找,可是始终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临近中午时分,在离村庄约

10里地的一棵树下，洪战辉找到了父亲，此时的父亲，怀里抱着一个包裹，那是一个婴儿。父亲解开了包裹，小心地呵护着。眼光里透出一种父爱，一种久违的蕴含有慈祥光芒的爱。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会跑到父亲的手中？母亲小心翼翼走上前，从丈夫手中接过了孩子。这是一个女婴，用粗线缝制的棉衣上面摺满了补丁。可能是饥寒交迫的缘故，孩子的嘴里发出一种微弱的声音。在孩子的贴身衣服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无名女，农历1994年八月十八日生，哪位好心人如拾着，请收为养女。

天快黑的时候，一家人把孩子抱回了家。看着已经哭不出来的孩子，母亲寻思着等天明了看谁家愿不愿意收留，就送给谁？

这个家太穷了，其实母亲很愿意收留这个女孩，可是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这个善良的母亲不想再看到一个类似自己女儿的下场。女儿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欢笑，似乎后来的痛苦犹

如一块伤疤，没有人愿意再提起。

母亲也是这样，眼前的女孩钩起了她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伤痛，她似乎没有抱起女孩的勇气。临时照看小孩的任务就落到了洪战辉的身上，他一抱上小女孩，小女孩就直往他怀里钻，他想起了妹妹。

贫寒的家庭承受不起哺育小女孩的花费，夜深的时候，母亲让他把孩子送回去，他无奈地打开门，抱着孩子走在刺骨的寒风中，一种爱怜伴随着一种痛苦，这是他梦中的妹妹啊，不忍心的他哭着又拐了回去。他对母亲说：“不管怎样，我不送走这位小妹妹了……你们不养，我来养着！”小孩子留下了，洪战辉给她起名为洪趁趁，小名“小不点”。

寻找母亲的他们还没有走进家门，就听到了“小不点”的哭声……娘走了，父亲又是个病人，洪战辉的心似乎在抽搐

小不点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久违的欢

乐。父亲的对死去女儿的内疚让他把力所能及的父爱倾注到了小不点的身上，父亲的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

父亲毕竟是病人，经济的原因不可能让父亲长时间吃药，一旦没有药物维持，他就不可抑制地要狂躁。除了不打“小不点”，家里任何东西都成了他发泄的对象，包括碗筷，包括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伺候他很长时间的儿子，他见什么砸什么。可怜的母亲身单力薄，身上常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

一个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一个目不识丁的母亲身上，这本身就是不公平，更不公平的是她还经常遭受父亲无缘无故地毒打。

1995年的8月20日，在吃过午饭之后，母亲不停地忙着蒸馒头，直到馒头足可以让一家人吃一个星期之后，她才停了下来。

第二天，母亲不见了，家庭重担、父亲的拳头让母亲不堪重负，她选择了逃离。

“娘，你去了哪里？回来吧……”弟兄俩哭声在暮色中飘了很久。他们不想这样失去母亲，一个家里赖以维继的支柱，洪战辉哭喊着和弟弟在周边村落寻找妈妈，夜已经深了，娘那天没有回家。

寻找母亲的他们还没有走进家门，就听到了“小不点”的哭声，看着嗷嗷待哺的妹妹，弟兄俩眼泪流了下来。娘走了，父亲又是个病人，还有这个刚刚才1岁的妹妹，洪战辉的心似乎在抽搐：“娘啊，你怎能撇下我们不管了那！”生活就是这样无情，洪战辉的哭声消失在如漆似墨的夜里，娘不见了踪影。

吃饱了的小不点还听话，难熬的是晚上，每到夜深，“小不点”就要哭闹一场。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可谁能想到一个才13岁的孩子，就得承



洪战辉破旧的家。

郑州晚报记者 张锡磊 / 摄

受这样的压力。似乎一夜间，洪战辉长大了，变成了一个

沉默寡言的人。抚养尚不会走路的妹妹，伺候病情不稳定的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年仅 13 岁的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承担责任。

在他去学校的时候，他就把小不点交给自己的大娘照看，放学回到家里面，再忙着准备全家人的饭。更难的是小不点的吃饭问题，每天一早，小不点“哇哇”不停的哭声总会让洪战辉手足无措，只好抱着孩子去求附近的产妇们。天天讨吃也不是办法，洪战辉后来千方百计筹钱买了一些奶粉。在一些有经验的人的指导下，他学会了给小不点冲奶粉。为了让奶的温度适中，喂奶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用口吮吸不卫生，他就将调剂好的奶水先倒点在手臂上，感觉不冷也不烫了，他才喂她。

吃饱了的小不点还听话，洪战辉只要上学前和中午及时回来喂奶两次，她就不哭闹。难熬的是晚上，也许是因受了惊吓，每到夜深，“小不点”就要哭闹一场。这时，洪战辉毫无办法，他不知道怎样哄她，只是抱起她来，拍打着她，在屋里来回走

动……

夏天还算好过，冬天的时候，小不点的棉裤尿湿了，又没有多余棉衣可供替换，每天的晚上，洪战辉都是把湿透了的棉裤放在自己的被窝里暖干，天明的时候，再给小不点换上。

1995年时，洪战辉已到西华县东夏亭乡中学读初中，学校离家有两三公里，他在学校期间，把小不点放在什么地方也成了他心中的一个难题，如果放在家里，患病的父亲会不会伤害小不点？于是，洪战辉又找到邻居，让邻居帮忙在他上学期间照顾小不点。在读初中的三年中，洪战辉无论是在早上、中午还是下午、晚上，都要步行在学校和家人之间，及时照顾小不点吃饭。

日子尽管过的很艰辛，但也很平淡，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的春节。那年，小不点经常拉起了肚子，一天要拉好几次，看着逐渐消瘦的妹妹，洪战辉只得给老师请假带妹妹去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小不点得了严重的肠炎。此后，在连续

20 多个日子里，卫生院又成了学校、家庭两点外的第三点。

几年了，母亲杳无音讯，父亲的病情也不断反复，为防意外，每一个夜晚，他都将小不点放到自己的内侧睡，只要夜间一有动静，他就先摸摸里侧的小不点。

几年的生活让洪战辉成熟了，成熟意味着一种艰辛的经历，洪战辉年轻的生命年轮上蕴含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生活的不公平让洪战辉稚嫩的脊梁坚强且执著。

儿是娘心头的肉，骨肉分离已经一年了，娘一把把洪战辉抱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所有的委屈终于爆发了

1997 年，是洪战辉几年来最为幸福的一年，小不点 3 岁了，她从一个处在襁褓中的女婴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学会了懂事。这年洪战辉也顺利地完成了初中学业，成为东夏镇中学考上河南省重点高中西华一中的三个学生之一。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洪战辉体现到了一种久违的幸福。伴随幸福的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是辛酸？是痛苦？都不是，又都是。

要上高中了，家贫如洗的现实又成了面前的一道门槛。学费钱从哪来？小不点怎么带？洪战辉第一次想到了退缩。

西华一中离家 30 多公里路，也不可能像上初中一样天天回家，自己也不可能带小不点上高中，怎么办？思来想去，洪战辉想到了妈妈。他想找回娘，让娘承担一部分自己的难处，万一找不回娘，就只能把小不点送回到她亲生父母身边，小不点的来处，已有好心人悄悄告诉他了。

上高中前的这个暑假，洪战辉开始了他的寻母之旅。10 多天后，一位好心邻居告诉他，她曾在石羊一次“赶会”时见过他娘。这条信息让洪战辉听了大喜，一大早就骑车赶了过去。3 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到了石羊，在向路边一人家询问时竟撞见了日夜想念的母亲。儿是娘心头的肉，骨肉分离已

经一年了，娘一把把洪战辉抱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所有的委屈终于爆发了，洪战辉有多少心里话要对娘讲啊，也许只有哭才能发泄自己的情绪，只有哭才能抚平已经伤痕累累的内心，只有在娘亲的怀里酣畅淋漓的大哭才能解脱对娘的思念，对娘的期待。

娘俩就在路旁痛哭了一场，一年的想念化成了泪珠浸湿了娘俩的衣襟。洪战辉用双手捧着娘消瘦的脸颊，恳求母亲回去。母亲亮出身上被他父亲殴打而致的累累伤痕，哭着使劲摇着头……

父亲给母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洪战辉知道，这种内心的伤害比身上的伤疤更能让人痛苦，看到母亲的样子，洪战辉的心软了，他想娘，娘何尝不是，他希望娘能过的很好，可回去又能给娘带来多大的快乐呢？

小不点望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妇女，露出一种恐惧的表情，她把头扭向一边，寻找着哥哥——她最亲的人。突然，她蹒跚着向洪战辉走来，扑在他怀